

新式標點

本足
胡文忠公全集
示

杜就田署

胡文忠公全集序一

乙亥春季，九州書局曾校刊曾文正全集行世。外埠傾銷，一月之間，竟達二萬部。舉此一端，可想見全國軍政商學各界人士，服膺曾滌笙之心理矣。未幾友人復發益陽胡文忠全集請重刊行世。按胡文忠林翼字潤芝，幼而俊嶷，目閃如巖下電。年八歲，陶文毅樹一見深爲器重，即以第七女靜娟字之。廿四登賢書，廿五入詞林，廿九充江南鄉試同考官，以事鐫級。年卅五，分發外任，歷署貴州之安順鎮遠，南黎平諸府，旋擢貴東道，所至練民兵，捕巨憝，懲奸佑良，威信大著。人皆以爲知兵。未幾洪楊起事金田，林翼奉雲貴總督吳文溶之命，調任湖廣，募黔勇千人以行。抵通城而武昌失守，文溶戰死，乃隨曾侍郎國藩東征，由湖北按察藩司而升巡撫。時林翼只殘軍千餘，扼金口以防洪楊之南下。兵單餉絀，恢復殊難。幸水師楊岳斌、彭玉麐、陸軍羅澤南、李續賓等協助，不葦年遂克武昌。支柱艱危，整飭吏治，內修外攘，既克九江，與曾文正定三路東下之策，命曾國荃圍安慶，而已率多隆阿、李續宜、鮑超等遙爲聲援。時太平軍英王陳玉成圍解安慶之圍，乘間破黃州，墮蘄州、德安等十餘城，武漢岌岌。林翼屹不爲動，悉留諸軍安慶，而自回武昌鎮撫。陳玉成敗退，安慶亦隨下。時英法聯軍入北京，文宗狩熱河，林翼與曾國藩謀帥師勤王，不果。聞文宗殂，憂傷悲悼，疾遂篤。咸豐十一年八月廿六日殂於武昌，年僅五十。鄂人哀之，立祠黃鶴樓下以留紀念。嗚呼！胡文忠以文學侍從之才，降外任，不數年由郡守而任節鉞，其撫鄂也，受任于敗軍之際，支持于創殘之後，踔厲圖治，內靖州縣，外彰撻伐，卒能以殘破之鄂變爲莫強之境。其風聲所樹，西極夔巫，南援邵陽，北距固始，東下安慶及揚州。胥爲伊兵威之所及，當時賢士大夫，稱爲再

造江漢非虛語也。吾所尤服膺者，當李績賓之敗於三河時，湘軍盡覆，與李陵之喪師無異。林翼上疏申雪，綸紱崇褒，撫卹特隆。林翼曾寄信季高：「謂此番迪庵卹典之盛，遠勝璞山，豈爲璞山主稿者，文章不如我耶？」其私心竊喜可知。文人筆鋒，毀之則入九幽，譽之則升九霄，觀此益信，其集中精華所萃，則盡在克武昌，下九江，述三河之戰三疏中。他如屢稱吏治與軍事相表裏，用兵當師唐太宗之故智。在任內核減漕糧一案，爲鄂省民間歲減錢百肆十餘萬串，爲國庫增銀四十二萬兩，皆立政之瑩瑩大者。曾文正公每稱胡潤芝才在余之上，諒非過譽。今從政之人，胥欽佩曾文正矣。而保薦推尊曾文正者爲誰？則固胡潤芝也。以人格論，曾似臥龍，而胡似鳳雛，以資望論，則曾似大禹，而胡似伯益。閱曾集而不閱胡集，猶未免滄海遺珠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爰是日夜校讎，取其全集而重刊之，并探得年譜附於卷後。凡他書所未載者，皆搜羅無遺，深望當代識時務諸君，人手一編，置諸案頭，庶於蒞政親民運兵籌餉之際，不無涓滴之一助。於振興學術，恢復經濟一道，亦可資爲他山之借鏡也。歟！

中華民國廿四年仲夏

浣溪楊鑑吾序於海上

咸豐乙卯，余奉命督楚，視師江漢。時武昌兵事方棘，余與前中丞益陽文忠胡公，皆卽軍中受事。文忠專辦武漢之賊，而余自荆襄下規安德，相爲犄角。凡竭軍府三年之財力，得藉主上威德，廓清鄂境。嗣是拔湖口，屠九江，披太湖，暫安慶，公常駐節行間，指揮所定，功莫與京。而尤拳拳於吏治人才，以是幕府之中，網羅獨盛，所特薦於朝者，先後秉旄鉞，典封圻，皆能無愧公言。吁！公之德業，於是爲可不朽矣！曩歲嘗哀公文牘之存者，刊成若干卷。乙丑丙寅之文，長沙鄭公，湘鄉曾公，先後撫鄂，復取官私所藏皮者，勒爲遺集八十六卷，爲文若干首。凡整軍經武，察吏安民，諸大政，羅列備舉，瞭如指掌，讀是編者，可以知公之勳與公之志矣。軍興以來，東南數省，机隄不安者屢矣。鄂居天下水陸之衝，更無威無兵事。自公視事後，規畫措置，裕如沛如。迄於今，取其書而通觀之，良法美意，粲然具在，竟厥緒而觀厥成，是所望於後之賢者。然刪鄭公會公之蒐輯是編，其用意不甚深且遠哉。余不敏，與公共事久，樂是編之成，而益念公之德業之盛，而不能已於言也。是爲序。時同治丙寅冬月既望，誥授光祿大夫，欽差大臣，文華殿大學士，一等果威伯，湖廣總督遼陽官文序。

胡文忠公全集序二

曩嚴涓春中丞有胡文忠公集之刻，刪汰過多，人以不見全豹爲恨。余去年撫湘，公哲弟珏、軒擬蒐羅增益之，嘉其意，貽以序。今年權督湖廣，同官示新鐫公集，則並尋常章奏牋啓，盡錄無去取，較嚴刻幾三倍，復以序請。余不敏，辱公一日之知，不敢辭。晉史稱羊太傅，祜博學能屬文，美須眉，善譚論，在軍常輕裘緩帶，身不被甲，鈴閣之下，侍衛不過十數人。公下筆輒數千言，軍中無衛士，所與遊者皆一時俊彥。每及當世事，縱橫陳說，四座皆喑。眉目疎秀，一一與太傅肖，然而太傅當晉室方興，蜀禪已降，獨區區吳與晉抗，曾不能掃除而盪滌之。歎曰：「天下不如意事十恆八九。」公撫鄂時，粵賊徧東，西朔南，四海無乾淨土，經營撐拄，轉弱爲彊。歲籌千百萬饗贍軍，卒後不數年，賊竟平，微公之力不及此。史稱太傅出鎮南，夏始至無百日糧，季年有十年之積。以公比方，毋乃渺矣。史又稱太傅卒，南州罷市，巷哭。襄陽人於峴山遊憩之所，建碑歲時饗祭，望其碑者無不流涕，杜預因名爲墮。公卒之日，余方在江西，贛南道任。道遠不知鄂人巷哭者幾何。歲時饗祭否？今黃鶴樓上有公繪像，他日好事者摹泐上石，與墮後先輝映，豈不甚盛。夫公聲名勳業，赫赫耳目，豈與古人爭榮辱哉。余爲是言，恐公靈爽笑余多事，然而讀公集，不禁浩然歎，喟然思也。

同治六年歲次丁卯秋八月江蘇巡撫署湖廣總督合肥李瀚章撰

胡文忠公行狀

湘陰郭嵩燾纂

公姓胡氏，諱林翼，字貺生，號潤之。湖南長沙府益陽縣人。世居十九里泉交河長岡村。始祖漢清，元武宗時，由江西泰和遷湖南之甯鄉麥田。數傳至思敬，徙益陽。又八傳曰光璧者，明末從蔡忠烈公道，憲守長沙殉難，無子，以姪柳漢諱其轍爲嗣。四傳至公。高祖諱民典，事親以孝聞，著孝經義疏行世。曾祖諱多吉，妣氏楊。祖諱顯韶，庠生，著有紫筠園詩文若干卷。妣氏湯，繼妣氏劉。父諱達源，嘉慶己卯一甲三名進士，官詹事府少詹事。妣氏湯，以公貴，三代皆贈光祿大夫，妣皆一品夫人。公甫襁褓，詹事公以優貢試京兆，大父光祿公授公章句，聰穎絕倫，喜曰：「是子必成大器。」九歲省詹事公京師，卽授以儒先性理之書，而公少負才氣，不甚措思也。爲文操筆立就，旁通曲暢，自達其志。道光乙未，以附生舉本省鄉試，明年成進士，改庶吉士。戊戌散館，授編修。明年充國史館協修。庚子分校會試，其年秋，副文文端公慶典江南鄉試，因事例降一級調用。明年奉詹事公諱歸里，服闋，援例爲內閣中書。旋捐知府，分發貴州，署安順府事。道光之季，寇亂漸萌，嶺嶠以南，路越滇黔諸山中，奸宄亡命，狐嘯梟嘯，四出劫掠，勾結營兵胥役爲黨羽，無敢捕治安。順宋之普里部也。當雲南驛路，向有冒頂大五小五諸匪，聚衆爲姦暴。公廉得其狀，延訪士紳，寄以耳目，簡捕役

胡文忠公全集 行狀

之愿者，行輒以自隨，偵知賊黨以歲盡釀飲某所，除夕，方會燕署中，忽起更衣，疾率健捕，馳至其地，掩獲知名渠魁黃老廣余饒貴等，其黨無一脫者。在安順年餘，先後擒巨盜三百餘名，一郡肅然。安順依山爲城，舊有小溪貫城中，歲久湮塞，汲者負甕出郭十餘里，始得水。公疏濬溪道，鑿泉築壩，以時蓄泄，人得甘飲。在郡日坐堂阜，訟牒至，立與剖斷。清積案至三百餘牘，人自以爲不冤。倡修義學十數區，搜輯節孝八百餘人，彙報請庭建總坊通衢，稟裁書吏規費。安順二百年有司，詳報節孝自公始。調署鎮遠府，府境跨有漁沅，所屬皆苗獠，其合拱清江黃平皆盜藪，勢尤橫。公治之如安順，盜幾盡。歲饑，開倉平糶。清社倉之被侵蝕者，民賴以生。奉檄帶兵剿黃平革夷山丙沙邦等處苗匪，獲盜首保鸞等三百餘名，悉平其寨，以剿匪功，奉旨留貴州，以知府不論繁簡，遇缺卽補，並賞戴花翎。會湖南新甯奸民李沉發爲亂，戕官據城，公奉委赴黎平防堵，事竣，奉旨補缺後，以道員用。文宗顯皇帝卽位，詔大臣舉司道以下，可大任者，雲貴總督吳文節公文榮，貴州巡撫喬公用遷，皆以公名應。旋署思南府事。咸豐元年，補黎平府。府境毗連湖南粵西，山深箐密，盜出沒剽奪，捕之輒越境竄匿。公至日，延紳民及椎結左衽諸渠，率賜以酒食，詳詢民情地勢，令相連爲堡，擇立鄉正團長牌長，互相稽覈，捕治諸不法者。是時廣西賊大起，永甯懷遠融縣環黎平西南界，皆賊公募壯勇，擇隘防堵，乃請委員今貴州巡撫韓公超操練勇丁，張公禮度舉保甲冊籍，以辦團練。修

建礮堡，連屯相望。上言督撫，請環邊要隘，築堡守禦，以為言戰不如言守，用兵不如用民；用民力以自衛，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。郡城故無儲積，勸諭富民捐穀置倉以備城守。自後黎平疊為苗粵諸匪攻撲，而城卒不可拔，皆公練勇儲粟力也。三年秋，遷安榔匪滋事，以抗糧為名，公以計解散脅從，而誅其首犯劉瞎，餘匪悉定。先是粵逆出永安，犯桂林，道邠桂茶攸犯長沙，東下湖南，巡撫張公亮基調公辦理軍務，黔撫以公現辦黔匪，事關全省大局，奏留之。至是吳文節公由貴總督調任湖廣，仍調公帶勇來楚，辦理軍務。四年春，奉旨授貴東道。公以黔勇千人，行次通城，而吳公已戰沒黃州。賊遂陷漢陽，以舟師上犯，陷岳州。湘陰甯鄉徑趨湘潭。湖南巡撫駱公秉章調公回援省城。會塔忠武公齊布，今提督楊公載福，侍郎彭公玉麟，已破賊湘潭，而安化土匪黃國旭等，乘機抗糧為亂，檄公往捕。公計擒之，民皆安堵如故，而賊之敗於湘潭者，悉所掠舟趨常德。公以所部赴剿，尋授四川臬司，仍留湖南軍營辦理防剿事務。是年，今協揆曾公國藩大治水陸之師東征，公從下岳州。巡撫駱公奏請免隨東下，仍駐岳州搜剿崇陽通城等處餘匪。奉旨調任湖北臬司。秋，曾公復武漢破田家鎮，進圍九江。調公會討。公因自咸甯蒲圻大冶興國東出，瑞昌與羅忠節公澤南剿賊湖口之梅家洲。五年春，湖廣總督揚公霽之師潰於黃梅，賊悉衆上竄。公請於曾公，以所部千餘人回援武昌，別以副將王國才一軍隸之。未至漢陽，已失。公先以軍營沌口，檄國才軍由

南岸徑趨武昌，會投湖北藩司，甫半日城陷。國才至，偵得城賊暗號，即夜遣驍將詐為賊裝，賺入城，殺賊目數十，城幾復。天曙，賊聚益衆，公倉卒不能濟師，乃令國才退營金口，與今侍郎彭公水師相倍，扼賊使不得上犯。旋奉旨署理湖北巡撫。時武漢黃州德安皆為賊踞，公私塗炭，無所措手。公意不攻漢陽，則荊襄梗塞，不攻武昌，則咸蒲崇通，愈形滋蔓。添募兵勇，兼顧南北兩岸，大小百餘戰，亦屢瀕於危。六月，攻漢口，復之。單騎率親兵，奪大別山賊卡，未克。會賊別股由漢川至，焚漢口。公軍已一月不得食，至蘆山饑潰不數日，整軍復戰。其時水陸萬人，多新募不習戰事，賊至常數萬，諸將見者奪氣。公從容談笑，沈密堅定，雖挫而其氣彌厲，振拔人才，以忠義相感發。所收裨將，亦漸多勇敢能軍者。州縣殘破，餉源絕，文移指撥，多不時應，為書告鄰省求助。沈擊排側，人感其誠，稍資濟之。是年秋，羅忠節公破賊江西之義甯州，以武昌居天下衝，長江險要所必爭。上言曾公請赴援，曾公以塔公舊部彭三元普承堯等軍佐之，連克通城崇陽蒲圻咸甯。公親會羅公軍於蒲圻，並力擊賊，平其壘。因偕回金口，與今提督楊公議水陸進攻之策。於是公率所部及普公承堯，今方伯唐公調方諸營，由中路出省城之南，駐營隄上。羅公由東路駐營洪山南岡，留九谿營兵駐金口護水師，以當西路。自是武昌以南無賊蹤，而督帥官公以吉林精騎合衆軍營北岸，餉道日通，軍勢亦日振。六年三月，羅公以攻城傷卒，時與賊相持急，日夜搏戰不少休，而軍中新失大帥。公撫

循溫卹，與故浙江布政使李忠武公續賓，整飭其軍，而簡練之，氣益壯。先是悍賊石達開，由崇陽入江西，連陷瑞州、臨江。又南出吉安，東趨撫州。建昌、江西郡縣，無一完者。屢告急，請援。繼公一意規復武漢，不暇應。至是，公念江西方急，而武昌猝不可復，乃遣劉騰鴻、普承堯出瑞州應援，而令曾公弟諱忠愍曰國華者統其軍。軍糧並資給焉。五月，九江賊古隆賢領萬衆，由葛店、油坊嶺、八角嶺後路援武昌。約賊舉火爲識，夾攻我營。公諜知之，陽爲賊火，城賊果出，撥伏發奮擊，殲除殆盡。乘援賊初至，遣兵連夜薄之，賊敗走。七月，石達開又自金陵上援，號稱十萬。公分派水陸力戰。制軍官公亦自江北，遣都統舒保公領馬隊來助，大破之，追逐百餘里。會襄陽土匪起，連陷樊城、穀城、光化、竹山、興山，遂與川匪合陷宜昌。公遣都統舒保公，今方伯唐公，合數營往平之。有議撫者，公卒不以爲然，而事亦遂定。時武昌賊窘，公先與李忠武公於塘角密灣、洪山、青山等處，掘長濠，濠甯修長城，自羊橋直達江邊，築壘安礮臺，圍守魯家巷、花園、五里墩、石嘴，亦如之。城賊不得出，援賊不得入，我軍安坐，以待賊糧之盡。以十一月，克復省城，奉旨賞加頭品頂戴，實授巡撫。遂分兵收復武黃各縣屬，餘賊遁入九江北岸之小池口。公計江楚唇齒相倚，而九江扼長江之衝，實江楚門戶。九江一日不復，江楚一日不得安枕，乃令李忠武公，以全部精銳圍之，分兵屯駐黃梅、廣濟、蘄州間，以遏江北之賊。而公自駐武昌，調度當是時，官私廬舍，焚燬幾盡，諸事草創，民物凋殘，公一意振

興，裁通省浮勇，以節糜費。試武漢重兵，以固根本。嚴查保甲，以除奸匪。慎選賢員，以資蘇息。設清查局，查被賊後州縣倉庫錢糧交代。設節義局，表章歷年殉難官紳士女。設軍需局，籌備東征軍士器械餉糈。提綱維巨，細畢舉，尤以亂民之生，由法度廢弛。吏散民媮，因循苟且，以有今日。不務討賊，則亂之流不塞。不務察吏，則亂之源不清。劾參鎮道府廳以下數十員，與屬吏更始。禁應酬，嚴奔競，崇樸實，黜浮華。於是在官者，稍稍推廉尙能，知吏事矣。今大學士官公，總督兩湖，司軍事。公推誠委心，諮商籌度。官公亦深相倚重，無疑忌，得盡所爲。今將軍都與阿公多隆阿公，都統舒保公，皆領馬隊兵，隸官公，號驍勇善戰。公見，卽傾身與之接交，無不樂爲用者。其籌餉有三：曰錢糧，曰鹽課，曰貨稅。湖北漕政久敝，官民交困，道光中葉，以還，徵收常不滿半。公三次奏減章程，民以是輸將足額。湖廣兩省，自淮鹽阻絕，率食川鹽。公分置課鹽局於宜昌、沙市，又推行武穴、老河口等處，視向來額課過之。用故侍郎雷公以誠，奏行釐稅之議，設局各府縣市鎮。仿劉晏用土人之法，嚴杜中飽，收支覈實。自是湖北兵與餉強天下。七年，悍賊陳玉成自皖北上，犯蘄州，諸營敗潰，賊徑趨蘄水。武昌大震。公急渡江赴黃州，收潰卒得數千人，而賊衆至十餘萬，環踞巴河，以東百餘壁，百數十里，時巴水大漲，惟三台河有石橋可通。公急賊渡河，則勢蔓延，急派千人斷橋扼河以守，而潛師出迴龍山，遏其上竄。調今安徽巡撫李公續宜，以南勇由瑞州馳至，督諸軍合擊於孫家嘴。馬家

河月山等處，賊大敗。狂奔出境，斬廣肅清。都興阿公、李忠武公亦連破黃宿之賊。公視師九江，定方略。還省，提督楊公會諸軍奪小池口偽城，次第收復湖口、彭澤、東流各縣。九江之勢遂孤，暨長壕圍之。八年四月，李忠武公穴九江城，發地雷破之。賊首林啓榮竊據四年餘，塔忠武、羅忠節屢攻不下，至是乃悉滅之。先皇帝以公調度功多，賞加太子少保。賊旋由六霍商城陷羅田、麻城、黃安，遣兵分道擊之，復其城。公以九江既復，賊所扼長江險要，獨有安慶，奏請數路進攻。提督楊公以水師出江面，將軍都公由宿松望江，逼安慶，城爲圍師。李忠武公規復太湖、潛山、桐城，與都公犄角。會廬州失陷，北路請援急，李忠武公奉朝旨催促，遂分營留守舒桐，自提五千人赴援。軍次三河，賊四面麇集，力竭戰沒，全軍陷覆。公時丁母湯，太夫人憂，回籍懇請終制。將軍都公以三河之敗，由公去軍，無調度，應急起復公督師。總督官公亦疏請，公聞命，痛哭啓行。徑次黃州，時各軍退保黃梅，人心惶惶，聞公至，皆以手加額。自壯九年二月，進營上巴河，與今巡撫李公整飭部伍，日夜訓練，謀大舉。會石達開由江西南輪犯湖南，掠郴州而西，趨寶慶，號稱六十萬。湖南告急，公命李公率所部往援，而以都統舒保公馬隊三百佐之。又以水師二營，佐湖南水師，分扼諸河道。湖北精兵援湖南者幾半，寶慶之圍速解。公之力也。已而協揆會公，由江西奉入川之命。總督官公奏請與公並力圖皖，乃定四路進兵之策。會公循江而下，爲第一路。多公與今提督鮑公超，攻取潛山、太湖爲第

二路。公出英山、霍山爲第三路。李公由松子關出商城，固始爲第四路。議者以鄂撫應駐黃州，不宜出境。公謂我奪情起復，不赴前敵討賊，則此出爲無名。十月，移營英山。時太湖圍師方集，逆首陳玉成來援，衆數十萬。多公、鮑公及今方伯唐公，視察蔣公擬學，悉力拒賊。賊來日衆，圍鮑公營數重，聲息不通。公調金觀察國琛，以八千人自松子關躡英山，踰潛山之天堂，橫出，冒大雪，憑高築壘，衷賊師而陳。賊聞見之大懼，而會公亦自宿松遣師來會。十年春，合擊賊於小池驛，大破之。遂復潛太，命諸將分下。會欽差大臣江甯將軍和春公之師潰於金陵，蘇常盡失。會公授兩江總督，攜鮑公渡江，次祁門，謀經理徽甯，以爲規復蘇常之本。乃以其弟今江蘇布政使會公國荃圍安慶，多公圍桐城，李公駐青草壩，爲兩軍援。地廣軍分，而將軍都公又奉旨赴援淮陽，兵糧取給，公悉力經畫。問兵事曰：「惟我任。」問餉事曰：「於我取。」一無所諉。於人十月，多公、李公大破援賊於挂車河，公忿安慶久不下，自英山移營太湖，就近部署，度賊援皖不利，必謀深入腹地，以牽動諸軍。於潛桐舒霍山險建立礮卡，守以民兵。命余副將蔣昌，屯霍山樂兒嶺，以防中路。成總鎮大吉，屯羅田，松子關，以防北路。戒以賊至勿浪戰，堅壁穩守待援。十一年二月，賊果糾合捻匪，由六安、霍山，分路西犯，成總鎮破之。松子關，燬其魁，鬪瞎子。霍山守者違節度，戰敗軍潰，賊取其旗幟，陷黃州。德安、孝感、隨州、公策賊西竄，注意在解皖圍。皖圍一解，則大勢全去，墮賊計非宜。乃定策，遣李公回援

而圍皖益急，賊復分股，回略蕪州，蕪水黃梅廣濟，以趨安慶。約城賊夾擊，精悍皆聚。公檄成總鎮下援。會公亦從南岸，遣鮑軍門來破賊集賢關，剽平赤岡嶺賊壘四座，悍賊數千悉擒斬之，磔逆首劉瑄林，而援賊之由桐城來者，又連爲多公所殲。蓋安慶爲金陵屏障，久陷賊中，其渠魁僞英王陳玉成據爲老巢，室家在焉。故救之不遺餘力。及見我懷桐潛太之師，皆屹然不動。鄂疆雖暫被擾，而黨分力弱，兇悍被殲。城中糧已垂盡，勢大蹙。適南岸賊復，由武甯義甯內犯，與國大治南及崇通省城岌岌。公病嘔血，憊甚，率師回援，而皖圍終不解。既抵省，南岸之賊聞風遁。八月朔，遂克安慶。會公以力主圍皖之議，推公首功。加太子太保銜，并騎都尉世職。桐城廬江舒城賊聞奪氣，以次攻下之。而孝感德安黃州各郡縣賊，亦先後擒斬。楚境旋清，而公則嘔血不止，病不可爲已。文宗顯皇帝凶問至，公自以受恩深，而信任專，追慕沈摯，拊心悲泣，病益劇。遂於八月二十六日，薨於武昌節署。遺疏入，奉上諭：胡林翼秉性忠直，操守廉潔。在軍營九年，賞罰嚴明，知人善任。克復武昌及沿江郡縣，肅清楚境，并調遣官軍，攻復江西九江，軍威不振，所向克捷。本年八月，克復安慶省城。朕念其公忠體國，懋著勤勞，方冀長資倚畀，乃以積勞成疾，甫經賞假，遽聞溘逝，實深悼惜。胡林翼著追贈總督，卽照總督例賜卹，并入祀賢良祠。湖北省及湖南原籍，建立專祠。伊子胡子勛，俟及歲時，由吏部帶領引見，以示朕褒獎。燕臣至意。十一月十四日，復奉上諭：胡林翼戮力疆場，勤勞懋

著。據會國藩奏陳，自揠鄂撫數載以來，恢復本境，援剿鄰氛，整軍經武，以死勤事。綜其生平，允宜亟予褒揚。著卽宣付史館，以光簡冊。胡林翼之子胡子勛，著賞給舉人，準其一體會試，以示朕篤念燕臣至意。同治元年二月，復奉旨賜祭一壇，予謚文忠。公狀貌英偉，目巖巖，有威棱，攝人，聰強敏給，事至應機立斷，無有留難。苟當理，艱煩重大，毅然自任，不以例文拘束。自言守鎮遠黎平諸劇郡，捕治盜賊，爲民興利除害，皆默自程課，惟恐大吏聞有所牽掣。清釐湖北漕糧，議者以州縣公私取給，積弊且二百年，不宜驟革。公手自擘畫釐定，以部定漕折爲率，因其地之肥磽，缺之繁簡，加輕重焉。歲爲民間省錢百四十餘萬緡，爲庫項增銀四十餘萬兩。提存節省銀三十餘萬兩。民與國兩利，而爲州縣裁革陋規幾盡，使有以自給，故亦無怨者。籌辦鹽課釐稅，皆自定章程，所派員紳各視才地所宜，時加手書訓戒。綜覈名實，精力絕人。每戒防屬吏，以知稼穡之艱難，知小民之情僞。又曰：「不侮鰥寡，不畏強禦，時時念此，可以消除貪鄙，增長志氣。」其治軍，務明紀律，爲鄂軍營制一卷，頒行之。尤加意將才，曰：「一爲統將，必明大體，知進退緩急機宜。其次知陣法，臨敵決勝。又其次勇敢。此大小之分也。」又曰：「兵之尊者，無不罷。將之貪者，無不怯。觀其將，知其兵。觀其兵，亦知其將。」生平以天下爲己任，語時事艱難，慷慨自誓，明於天下大計，乘機赴會，斷行無疑。援江西數千人，援湖南萬人，皆精兵。時鄂中賊方逼，餉且缺，公一意調遣，軍糧皆自任之，卒收全功。武昌始

復，卽規取九江，九江復，又規收安慶，越境千餘里，討賊制其死命。圍九江，賊由江由皖，犯鄂者三圍安慶，賊由皖由江由豫，全力犯鄂，州縣城陷者十餘，公屹不爲動。或遣將分援，或躬親督剿，從容肆應，權其輕重，算無遺策，其於一省之事務大小各軍強弱以及鄰省之優劣高下燭照數計，洞然於心。人見公，亦莫不輸心納服，吐情實，無敢隱飾，而尤汲汲以講拔人才爲事。屬吏一技之長，一行之善，隨登薦牘，手書褒美，以寵異之。士有志節才名，潛伏不仕，千里招致，務盡其用。又密薦忠亮宏濟之才，十有六人，今多任封疆，與開藩者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，鳥之需林，人之需氣，草木之需土，得之則生，不得則死。才者無求於天下，天下當自求之。故公所特薦十餘人中，不盡相識也。在武昌，專意吏事，懲貪惡，任廉能，吏治蒸蒸日上。病急時，猶引賢退不肖數人，時論皆以爲允。公自爲湖北巡撫，念國家多難，而身負重任，刻自砥礪，益務繩檢其身，較其尺寸毫釐，而待人一秉大公，推誠相與，無粉飾周旋。嘗謂人曰：「吾於當世賢者可謂傾心事矣，而人終樂從會公，其至誠出於天性，感人深故也。」然諸將弁在事者，樂公之鼓舞振興，天下士從公爲尤盛，而其言不自足如此。立寶善堂武昌城，以延賢俊之至者，察其材德，隨宜任使，與人言虛中翕受，言或未當，莞爾置之，苟可行，必研窮其利害，而竭盡其底蘊，卽有低悟亦無芥蒂，事有不順，愠怒作氣，左右以一二語解之，卽時消釋，和顏下氣，委己以從。與所常共事文武諸公，歷六七年之久，披肝瀝膽，無

幾微間隔，而遇事諮商，必務發摠胸臆而後已。其自視傲然，常若有不足者。語及人才優劣，喟然曰：「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，顧吾才智不足有爲，賢者終不我應耳。」繫心朝廷，常至感念流涕。庚申秋，鄱城戒嚴，急謀入衛，會和議成，詔止其行。文宗皇帝升遐，遠在熱河，哀詔未下，公憂思旁皇，中夜扶病起立，仰視曰：「京師必有事故。」病因是加篤，然猶終日危坐，考求兵事吏事之要，汲汲施行。顧左右歎曰：「聞道苦晚，今雖稍有所見，而不及行者多矣。」故會公奏上死事狀，以爲其克復諸城，堅持之力，調和諸將之功，綜覈之才，皆臣所不逮，而尤服其進德之猛，嗚呼！此豈今之人也哉。公生於嘉慶十七年壬申歲六月初六日，年五十。夫人陶氏，故太子少保兩江總督文毅公之女，無子，以從弟棗翼子子助爲嗣。所著讀史兵略若干卷，奏疏若干卷，尺牘若干卷，詩古文集若干卷。家故有田數百畝，自筮仕貴州，誓先人墓，不以官俸自益。至是位巡撫將兵十年，於家無尺寸之積。詹事公會著弟子箴言行世，公承其志，爲箴言書院，規模皆所手定。悉以家所藏書納其中，使人知務實學，而推見諸行事，然於書院終未見逮也。嘗笑曰：「吾不幸死，諸君賻吾者，惟助修箴言書院，無贖吾家。」於是協揆會公，中丞李公用公遺言，爲積資修之。夫人陶氏，又以賻贈之入建胡氏家學，以教其族之子弟，而公故舊親戚，仰給於公者，歲常數十家，無遺惠焉。初林文忠公督兩湖，設豐備倉，武昌後歲歲賴其穀，以食飢民，自頃十餘年，歲豐米益賤，民家多無儲蓄，公

心憂之，乃修復林文忠遺蹟，勸民捐輸，積穀十五萬石有奇，又推行之襄陽、荊州、黃州，使饑饉有備。公薨數月，湖湘閒穀大歉，石錢數千，官民皆憂乏食，而後知公之爲慮深長也。亦見公於事巨細，具有先幾云。

胡文忠公全集 行狀

國學館本傳

胡林翼，湖南益陽人，道光十六年進士，改庶吉士。十八年散館，授編修。十九年大考二等，二十年充會試同考官。八月，充江南鄉試副考官。以失察正考官文慶，攜帶舉人熊少牧入闈閱卷，降一級調用。二十一年，丁父憂。服滿，改捐中書，並捐陞知府。二十六年十二月，奉旨分發貴州，以知府用。三十年八月，署鎮遠府知府。剿辦苗匪出力，賞戴花翎。九月，湖南逆匪李沅發竄貴州界，林翼率勇剿捕殆盡。巡撫喬用遷上其功，得旨俟補缺後，以道員用。咸豐元年正月，補黎平府知府。二年八月，粵匪由湖南竄武昌，湖南巡撫張亮基請調林翼赴營差遣，已奉俞旨。旋以貴州巡撫蔣霽遠奏稱黎平毗連楚粵，防堵需人，諭毋庸調赴湖南。三年二月，時張亮基署兩湖總督，復借署巡撫駱秉章，合疏請調林翼襄辦軍務。上以林翼熟悉黔省情形，調往他省，轉恐人地未宜，不允行。十月，御史王發桂疏稱林翼捕盜鋤奸，有膽有識，其平日訓練壯勇，仿戚繼光成法而變通之，勇不滿三百，銳健果敢，一可當十，搜剿匪徒於深林密箐中，與士卒同甘苦。所著保甲團練條約，及團練必要諸篇，經督撫錢板頒發，各府州縣遵行，均有成效。歷任督撫，深為倚重。聞該員現在由黔赴部引見，約計行抵楚省，倘蒙聖恩，逾格畀以重任，留於湖北，帶兵剿賊，可期得力。疏入，命留湖北，交總督吳文鎔巡撫崇綸差遣委用。四年三月，擢貴東道。時賊由黃

胡文忠公全集 本傳

州上竄岳州，陷湘陰。林翼率黔勇迎擊於喬口驛，敗之。上以岳州為咽喉重地，命在籍募勇之前任禮部侍郎會國藩，飭林翼斷賊後。林翼駐軍通城之平江界，戰於上塔市，殲除無算。四月，武昌省城戒嚴，林翼自通城赴援。六月，擢四川按察使，命仍留湖北軍營。隨同副將塔齊布辦理防剿。七月，湖南巡撫駱秉章奏：岳州必須重兵防守，湖南曾經戰陣之兵，均已調赴湖北。若林翼復行隨征，則該郡無可倚恃。得旨：岳州為湖南門戶，川黔藩籬，逆賊屢經窺伺，防範宜嚴。且該處駐有重兵，則會國藩統師東下，可無後顧之憂。胡林翼著仍駐岳州，毋庸隨往。湖北賊旋竄常德，林翼赴安化，搜捕會匪，取道益陽。我軍克復龍陽、常德、澧州。八月，調湖北按察使，兼辦糧臺。十月，崇陽復陷，林翼往剿賊竄通山。督兵窮追，斬擒甚多。因率鄉紳，挈行保甲團練不力者罪之。地方賴以安。十二月，欽差大臣會國藩攻賊於九江，上念九江陸路兵單，南北不能兼顧，諭林翼赴國藩軍營助剿。林翼由瑞昌至南昌，鋪扼九江之背，與塔齊布併力攻東西二門，毀其土城，殺賊數百。移營湖口，攻南岸之梅家洲，陣斬悍賊數十，追殺四百餘名。水師亦由外江進口，攻內河，擊沈賊船二十餘隻，僞將軍梁國安、總制熊常易、司馬許學受等，悉就擒。五年正月，擢湖北布政使。先是上年，我軍紮湖口，時逆首羅大綱亦距湖口十數里立營，意圖抗拒。林翼率二千人，分紮要隘，逼賊船入下游，路已斷。至是，賊自姑塘屏風等處駕船出，林翼借留營之浙江寧紹台道羅澤南夾攻，焚其船，遂圍梅家

洲賊壘。令兵勇各負土囊持火包鼓而前，衝突鎗鏃間，前者傷，後者繼進，已入數十人矣。擲火人，誤傷同入者，負以出。兵勇誤爲敗潰，奔數里，始整隊立復戰，轉敗爲勝。越日，內河水師失利，賊悉衆撲營，併力堅守，挫其鋒；而北岸賊已分股竄武漢。總督楊需，喪師於廣濟，退守漢口。賊竄襄陽，需復遁。德安林翼聞警，率師回援。會同水陸各軍攻漢陽，力戰半日，燒賊營四座。方奪門入，賊忽從城外抄襲，軍稍卻。轉攻西門，由沌口下擊敗之。三月，賊自漢口攻壇角林翼擊之於白沙洲。瞥見武昌火起，亟赴援，城已陷。四更，結筏潛師渡江，規復省城。次日，賊四面環攻，官兵食盡，勢不支，突圍而出，駐營金口。時武昌兩次淪陷，兵勇潰敗殆盡，林翼坐困金口，前逼武昌羣寇，後有崇通伏莽，餉絕，掘草根佐糧，相持日久，各處乞貸，情詞深痛。殘破之餘，十不一應，乃發私家穀濟軍食，士卒感動，軍威稍振。尋奉命署巡撫，統帶水陸各軍攻武漢，楊需駐德安，以賊北竄爲慮，奏令林翼上扼漢川，林翼上言：荆襄據東南之形勝，江漢爲荆襄之咽喉。賊據漢陽，北岸已形梗塞。武昌復失，南岸又被蔓延，惟急攻武漢，乃可內固荆襄。臣已分兵進紮軍山，遏賊上竄之路。飭守備譚瓊林，由紙坊驛攻武昌之背，臣率兵循江岸，攻武昌之南。武昌復，則南岸可次第肅清，詔嘉納之。四月，督隊分三路攻南岸賊營，並派千總何紹彩等，攻白沙洲及江隄八步街等處。賊衆悉銳抵拒，戰小卻。飭記名知府彭玉麟，將江邊陸師，趕回橫截，自率水勇助戰。紹彩等飛奔援應，兩路橫衝，追賊三百餘，全

數截殺。其前路衝鋒悍賊，亦經岸兵圍剿，計殺黃衣賊目五，斬首二百三十餘顆，生擒偽總制伍大潰等二十六名，奪獲器械無算。賊謀襲金口營，斷官軍餉道。林翼飛馳金口，分三路埋伏。三路接戰，親率大隊旋繞之，殲賊七百餘，生擒偽平湖丞相陳大爲等。五月，賊大股分六路來撲，林翼派令千總周得魁等分路進剿，連斃執大黃旗悍賊數名，旋伏兵兩路抄襲賊尾，賊敗，退紙坊屯紮。我軍進擣其壘，忽南風大起，礮火齊發，賊狂奔入城。是役也，殄賊千餘，生擒及淹斃者無算，解散脅從數千。官軍直逼小東門，於紙坊金口犄角立營，賊伏不出。林翼上言：就武漢大勢而論，進兵武昌，必以洪山爲扼要。武昌周二十里，門八，臣攻其一，遺其七。賊出城抗拒，尚可力戰以成功。堅伏不出，則攻具未備，運道難通，幾成坐困。此武昌實在情形也。攻漢陽必於潰口蔡店屯重兵，扼其犯襄河之路。臣潛江隄，以水軍扼其西，又以水師橫出襄河之內，外江內河，彼此夾攻，克復漢陽，則咽喉通而武昌可復。治鄂者以漢陽爲重，亦形勢然也。得旨嘉獎。又言團練之効，外可助官軍聲威，內可弭宵小隱慮，救時之策，此爲先務。惟團練爲治鄉之要，與選吏選將相似。州縣不得人，則州縣壞，營伍將領不得人，則兵勇潰。團練非正士良民爲之長，則犯法抗糧，攘奪爲亂。鄉民以兵刃爲事，不能躬親董勸，旌別淑慝，則目前之成效難期，日後之流弊滋甚。上韙其議。七月，由金口渡江，以火龍船撥賊浮橋，水陸合攻，民勇接應，遂克漢鎮。林翼親冒矢石，殺至龜山，直攻高廟賊巢，生擒偽

軍帥吳會元等。又攻大別山，敗之，進逼漢陽，平其西面土城。別遣兵攻克蔡店，收復漢川，搜捕餘匪，殆盡。德安之賊，亦經派兵擊退。疏入，上嘉其辦理得手，尋以崇通股匪勾結武昌賊衆，撲金口營署臬司李孟羣力戰四日，衆寡不敵，陸營失守。諺曰：胡林翼與李孟羣素來用兵，尙合機宜，現雖兵勇潰散，諒能重整隊伍，不至顛倒。林翼等因欽此。林翼尋由漢陽移紮麥山，賊大股分路來撲，餉絕，兵潰，損壞關防，下部議處。復由蔡家嶺移營大軍山，收集潰勇，駐紮新隄嘉魚。時賊勢猖獗，南北岸勢難兼顧，羅澤南方帶兵搜捕義寧州餘匪，林翼請調澤南赴鄂會剿。尤之九月，整軍復進，飭澤南攻通城，克之。賊竄崇陽，派令知府李續賓率勇堵絕通山之路。賊分路來撲，我軍佯敗，旋自山脊衝下，四路截殺，賊捆濠爲堅守計。我軍分數十隊設伏，二更時，令敢戰士數百，帶雲梯直撲賊壘，拋火毬火箭，伏勇齊出，礮聲震山谷。賊開北門遁，焚燬及踏斃無算。餘匪竄蒲圻，復創之於羊樓洞。逆首韋俊石達開，自蒲圻來援，林翼與澤南合剿，焚賊營九座，截殺五千餘，遂克之。賊復糾合興國大冶匪黨，騰聚咸甯。林翼飭澤南督兵躡追，進至橋頭。次日黎明，乘大霧壓城，縱火燒橋亭，兵勇逼城下，先登殺賊數百，立將咸甯克復。乘勢進攻武昌。時武昌城內出賊數千，於五里街修木壘。林翼澤南等分隊攻破之，水師亦由六溪口拔營進，賊驚潰。林翼從紙坊移營李家橋，督諸軍分路進攻，殲賊多名。澤南自洪山攻襄湖陸，賊陷泥淖中，被殲殆盡。復分兵攻漢陽，大破之於龜山。

尾湖陸等處。礮船逼五顯廟，燬賊艦及漢陽東西城外土壘。武昌賊匿不出，其鮎魚套賊船，亦被擊沈。於是武漢城外，賊蹤幾盡。疏言近年軍務，籌餉難於將兵，捐輸釐金爲軍需急務，假手吏胥，弊端百出。昔唐臣劉晏言理財不用吏胥，而用士類，誠爲得法。惟是賊蹤踞定，求其不辭勞瘁，不避艱險，隨營辦事，置身家於不問者，實難其人。臣自九江回省，卽飭鄉紳等辦捐務，均能實在出力，使商民信服，踴躍急公，於軍務大有裨益。報聞。十二月，飭千總余雲龍等，敗賊於江夏之梁子湖，又敗之於金牛鎮。六年正月，遵旨保舉人員，奏言水師十餘營，營官以總兵楊載福，記名道金華府知府彭玉麟爲尤著，併以儘先游擊李成謀鮑超二員，身經百戰，勇敢冠軍，堪勝方鎮之任。奏聞。三月，率各路兵攻武昌，乘勝追至城下。羅澤南死之。林翼以澤南父年八旬，子幼，奏請優卹，從之。四月，賊於漢陽江面，排列戰船，林翼令總兵楊載福等，率火船直抵漢陽各門，砍其木簾鐵練，縱火燒之。燬賊船二百餘隻，延燒江岸賊壘。賊另股由樊口竄出，亦經派兵擊退。自蘄州達九江，軍聲大振，其羊樓街黃土堡雙鳳山白楊橋等處之賊，派令同知銜曾國華等擊斃無算。五月，賊復於武昌城外豹子解築壘，意圖掩襲。林翼調集兵勇，由茶棚分三路進剿，賊分股抵拒。並於官山高嶺，繞道接應，我軍奮擊敗之。賊旋於梁子湖濱停泊。我兵渡麥門橋，用火筒火箭延燒林木，賊冒火遁，船俱焚燬。越日，賊由牙嶽廟鷹嘴閣出城分踞，欲於小龜山抄襲，擊敗之。並圍攻南

湖坪屯賊，逼入沙湖，淹斃無算。其湖口援賊戰艦，踞葛店。林翼飭官軍從白澗山繞擊，三伏三起，賊潰，生擒僞將軍羅文元等。陸軍亦於樊口分五路進，西山雷山賊旗四布，我軍登岸一呼，賊悉逃竄，敗之於魯家巷。水師由沙口下駛，燒斷樊口浮橋，燬賊無算。七月，林翼偕李續宜分督兵勇擊退魯家巷援賊，復飭楊載福翟定國等攻賊橋，焚其划船百餘，生擒僞司馬李光發等。賊盡擁出戰，林翼飭李續宜嚴陣以待，立斬衝鋒悍賊數名，復派候補直隸州知州蔣益澧抄襲之。時護軍參領舒保亦率馬隊於沙子嶺小龜山酣戰，轟斃賊匪數百，是日破魯家巷賊壘四，毀東湖賊船七十餘隻，燒賊巢八十餘處，賊膽已喪。八月，節次平賊壘十九座，殲斃無算。旬日之內，二十八戰，解散脅從萬餘。九月，林翼令楊載福追賊至蘄州，賊出拒，我軍登岸誘敵，潛令下游乘虛入城夾攻，賊大潰。官軍抵田家鎮，焚賊船百八十餘隻，燬其輜重。十月，添築武昌城外營壘，四面環攻，並令水師攻鮎魚套，分兵攻漢陽南岸，將王明山奮勇血戰，焚賊船五十餘隻，奪其舢板長龍無算，賊船幾盡。十一月，林翼飭水師十三營分上下游夾擊，將澗江鐵鎖砍毀，賊勢窮，洞開各門，分七股來撲，我兵奮力抵拒，鏖戰三時，士氣益奮，賊狂奔，官軍乘勝入城，縱橫盪擣，斃賊萬計。生擒僞檢點古文新等十四人，先鋒悍賊八百餘，並逆黨五千，立將省城克復。疏入，諭曰：此次逆賊負隅日久，經胡林翼激勵將士，前後數十戰，無不克捷，遂將省城克復，逆衆被殲淨盡，自應立沛恩施，以昭懋賞。

胡林翼著補授湖北巡撫，並賞給頭品頂戴。方我軍入武昌時，漢陽亦同時收復。林翼隨飭水陸各軍分路進剿，遊擊何紹彩由窯灣出東興州，游擊張寅恭由雞窩出胡家墩，李續賓由魯家巷出葛店，各有斬獲，其樊口賊爭先渡水，浮橋已斷，淹斃無算。會水師至，奮力合剿，遂復武昌縣城。於是黃州興國大冶蘄水蘄州黃梅等處相繼收復。生擒賊目辛成金等斬之。七年正月，攻小池口，陣斬僞將軍劉松綱等，破其壘，生擒僞元勳檢點蕭逆等百餘。時宿太逆匪上竄黃梅，分兵攻破之。三月，飭候補道唐訓方等剿襄樊，生擒逆首高先二等，自率官兵踏平小池口賊壘數十座。四月，克復英山，五月，九江悍賊率衆撲營，親督各軍水陸夾攻，敗之。六月，殲賊於黃岡之傅家嶺。八月，皖匪分竄蕪黃，並小池口，與九江犄角，仍圖窺伺武漢。林翼率所部搜剿，將黃梅後山賊壘踏平，進逼小池口，賊潰，窮追百八十里，全楚肅清。十月，克復湖口，以捐助軍餉，命加恩封贈三代正一品，尋訪察興國州布衣萬斛泉等，砥礪廉隅，不求仕進，奏請獎勵，詔賞萬斛泉七品頂戴，宋鼎錫金巢八品頂戴，以示風勵。八年四月，率水陸各軍圍九江，轟塌城垣百餘丈，斃賊萬六七千人，復其城。生擒僞貞天侯林啓榮，僞元戎李興隆等，寸磔梟首。捷入，上嘉其調度有方，賞加太子少保銜。五月，太湖賊竄蘄州，擊敗之。賊復由英山糾衆數萬至，敗之於彌陀寺。六月，奏請展緩陛見，詔如所請。七月，丁母憂，總督官文請照軍營例，百日後仍署理巡撫。諭曰：胡林翼自備任以來，時閱四載，於吏治